

工业时代（组诗）

文 / 紫凌儿

第七届全国打工文学征文大赛诗歌优秀奖

工业时代

时间源源不断涌出

灰白相间的午后，因烟雾而模糊了曲线的烟囱
混淆着远山的暮霭与机器轰鸣的

时代爆破音，依赖于美学气质的
360度旋转技巧，拧开裸露管线
释放出黑色化工气味，与流线型

命运的液体。我们顶着
疲惫的工装，与莫奈色优雅的诗意
穿行于流水般抽象的车间

办公楼，栖息着梦想的生活区
与铁器敲击的时间对峙，在冰冷和粗粝
中，能感受每一张脸

灰褐色肤质，校对仪表盘
精确到极限的数据，无限拉长的时间

以及消失在理想中的诗意

乌托邦，排列在记忆中的名单
是一组漆黑的化学元素，他们逐渐离开
钻探，数控，裂化，常减压，延迟焦化等

一系列丧失欲望的名词，及一座城
灰色的现代文明，以不同方式将迁徙
转换为内心，无限扩张的时代版图

入选 2022《异化之诗》辑一新编工人诗典

致青春

祝福我吧
闪耀着灰色体温的灯塔，月光
液态的，沉闷偏重于吨位的油罐车
夏天短暂，冬天列队成行
草木永远是落日最茂盛的地平线
我是你们年轻的逃兵，中年以及暮年的游子
我迷恋的荒芜，在暮色中铺向旷野
大地混淆着天际与飞鸟，灰白相间
云的曲线，牧羊人离开羊群
依旧贫穷的面孔。每一种生活
都趋向于最后的下沉
我很快就会说到西山的散漫
单曲循环的石油河，马兰花与风信子
我与你，终结于雪花消融的时光
它不美好，也不算十分糟糕
我知道，不是所有的结束都意味着开始
玄妙在于认知的狭隘

诸如此刻，我用自己的方式
叙述一段，无法还原的生活现场
事实上，我只是在确认或结束
我生命中，无数漫长的开始

入选 2021 《完整性写作》秋季号

我去过的一部分非洲

我没有登上一万英尺的雪山
没有叫醒休眠的镜子，梦中的乞力马扎罗
我无法了解一头豹子，是否先于爱情
抵达自身的遗骸。我隐藏内心的流离
拒绝说出腐烂的词语，不能等同的浪漫
流离约等于、或大于逃亡后的狼狈
我忘记了我們，以及你——
不能认同的梦想和辽阔、不同方向的
几条河流，在摄氏 58 度的高温下
爱上无家可归的大海，它们忧郁的蓝
失去籍贯的恩贾梅纳城
比阿拉伯语还要陌生的土著人
他们用草裙跳舞，说白色的方言
没有人知道，我用母语迷人的亚洲腔调
击败小说里的敌人，写下漫长的偏见
删除一张白纸与修辞之间
并不存在的因果关系
请你相信我，这是我去过的一部分非洲
如同相信你，一本诗集的现实主义
和经济学世界，没有受到欺骗的部分

入选 2021 《完整性写作》秋季号及《诗歌与人》

落日

我有暮色与桃花
你有蜷缩于悬崖的听闻，多么危险
所剩不多的坠落，如我肩颈下方的胎痕
我从不认为

圆，是一种破绽，或命运的契机
你又如何定义一颗热泪
滚烫的奥秘。像是群山在没顶之前
我看着你突围

退避，看你失败，丢盔弃甲
直至大海升起，眼前并非眼前
假寐，并非假寐

发表于《草堂》2021 第八期“最青春”栏目

盛夏

我们已经习惯，向炎热
索取阴凉，从一棵巨大的小叶榕
秩序完好的根须，到垂直的蝉鸣
想象的雪，接着是雨，破碎的声音

万物浑浊，连同它们的影子
像是日子藏的太深，明亮的事物日益减少
不堪一击的蝉，支撑着盛夏
也支撑着我们，生活里的贫瘠和孤单

发表于《草堂》2021 第八期“最青春”栏目

折返

人到中年，像是一次暗夜的雪崩
无人听闻，亦无人目击
诸如歧路上的告别。或者
暮色在中午突然降下
“我该如何接受这命运飞地中
必然的断裂，从语言的骨节上”
于是，我收拾行装，乘坐夜行的列车
抛弃这千万里的雪山与宿命
去往我未知的命运里，而季节的叶片
并未熟透，时间之火变得微弱
我们只能在记忆的旅程，叙说过往旧事
遗憾、快乐，欲言又止——
仿佛回到我尚未离开故乡之前的岁月
仿佛我们，从语言的缝隙间
知悉，你就等在时间的前面

发表于 2022.1 《芙蓉》“诗歌栏目”